

西进三部曲之三

仙岳山土地庙落成开光之日，
阿辉与妻子若莹将那凝聚两岸历史的掷茭，恭恭敬敬地交给陈永清书记，
并请转交仙岳山土地庙福德文化博物馆永久陈列，
以千秋万代教育和激励子孙后代。

福德之春

廖晁诚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西进三部曲之三

福德之春

廖晁诚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进三部曲. 福德之春 / 廖晔诚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80252-406-4

I. ①西… II. ①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2799号

福德之春

出版人: 石永奇

选题策划: 刘泰 韩海涛

责任编辑: 常永富 金书艺

设计统筹: 宋福江

流程统筹: 吴婧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10层

电话: 010-82885151

邮编: 100083

电子信箱: huayip@vip.sina.com

网站: www.huayicbs.com

印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16

字数: 370千字

印张: 24.25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52-406-4

定价: 47.00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迟开的杜鹃花.....	001
第二章	命悬一线悬两岸.....	011
第三章	土地庙的上上签.....	023
第四章	大寿龟带来的好兆头.....	034
第五章	张文和他的发小们.....	045
第六章	阿庚父子及其他们.....	055
	第七章 DEO发展模式.....	064
	第八章 台干宿舍的喧闹声.....	074
	第九章 志定那块荒山坡.....	084
	第十章 又是秋天收获的季节.....	093
	第十一章 创意那些新鲜事.....	103
	第十二章 股东们喜开颜笑.....	112
第十三章	安泰学院的毕业生.....	121
第十四章	喜宴的启示与压力.....	130
第十五章	产品展示与订购会.....	139
第十六章	台南乡下深夜的灯光.....	148
第十七章	安泰公司八面来风.....	157
第十八章	湖里村的乡亲们.....	164

第十九章	子骏文化创意公司	172	
第二十章	啊!张云峰老前辈	182	
第二十一章	冒一次风险吧	190	
第二十二章	秋雾茫茫看台北	198	
第二十三章	张文说,请给我人事权	207	
第二十四章	东进说,机会来了	216	
	第二十五章	春天,峰回路转	224
	第二十六章	林水木的浪漫之夜	233
	第二十七章	若莹,请理解我	240
	第二十八章	东进开怀大笑起来	248
	第二十九章	行政部经理人选	259
	第三十章	孙玉胜挂牌创意城	269
	第三十一章	环岛路无处不创意	279
	第三十二章	寒流,在海峡上空盘旋	289
	第三十三章	春意盎然的安泰城	298
	第三十四章	湖里村人咧开嘴笑了	309
	第三十五章	陈永清说,你当顾问	319
	第三十六章	台北的阴霾挥不去	329
	第三十七章	拜托客观报道这里的一切	340
	第三十八章	相信媒体的公正与客观	350
	第三十九章	红红火火安泰城	359
	第四十章	仙岳之春春满园	370
	后记	381	





第一章

迟开的杜鹃花

杜鹃花，各地都有不同的叫法，有称山丹丹、羊角花，也有称报春花。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开放的时间大致都在春节前后，而且这花开得早便开春早，这花开得迟，春天便来得迟。

总之，杜鹃花怒放的时候，则预示着春天就要来到了。可是，今年不知是什么原因，春节过了，那杜鹃花却只零零落落地开了几朵。大量的花蕾仍然在含苞待放之中。正因为如此，那早开的花更显得珍贵，更惹人喜爱。你看，已经开放的花，开得很鲜、很艳、很娇媚，让人看了以后总会忍不住驻足观看，甚至绕上几个圈，流连忘返。

这仙岳山杜鹃花本来就并不多，而且在那郁郁葱葱、充满生机的森林当中，有几朵、有几簇在开放却犹如万山丛中一点红，将这群山点缀得非常艳丽，游人总是色眯眯地加以欣赏。

阿辉因为牵挂着台湾家中的事情，春节前匆匆返回台湾去了。

放了几天的假期，安泰公司的员工们便传承着老祖宗沿袭千年的习俗，一个个面带喜色，带着一年的积蓄，也带着一年的辛劳，背着大包小包，千里迢迢回家与家人团圆，共享天伦之乐。



林若莹家在湖里村，她的宅子因特区建设需要，搬迁到旧居一公里之外的一片新区建了一栋别墅。因此，她自然没有长途奔波，可以沉下心，舒展一下筋骨，在家美美地睡几天懒觉，还可以陪父母到野外踏一踏青，到仙岳山走一走，休整一番。

今天是大年初三。不知哪个年月，哪代祖宗传承下来，这天是送穷日。要么各户人家在自己家待着，要么便到野外踏青。因为，此时按传统习惯每家每户都不希望有客人登门。因为此时登门便意味着去送穷。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这刚开年，哪家人喜欢你将穷送进门来呀！林若莹从小出门上学，后来又在大都市工作，对这种习俗自然不会相信。可是，她也不敢违背这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乡间习俗，省得让人家生气。于是，天刚亮，便动员父母一道登上仙岳山，拜土地公。

“爸，我们先到土地庙前给土地公烧一炷香，捐一些香油钱，然后再到这附近的山头走一走好吗？”此时一家三口拾阶而上，尽管父亲已年过花甲却腰杆笔直，那登山的脚步显得轻松灵活。而走在他身后的若莹只能与母亲肩并着肩，说话间气有些喘。

“应该的！”林万寿回答女儿的话很简单。老人是福德文化管理委员会主任，他一生孜孜以求，就是要报答土地公的养育之恩，祈求他老人家的一路庇佑。尽管老伴一生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可是眼前这女儿长得如花似玉，而且学到硕士，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早已令乡里乡亲羡慕不已，这让夫妻俩也有了许多安慰。

老人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加上一种闽南人的豁达，特有的心胸令他无时无刻不想到，自己有今天的好日子，全托了土地公的福，如果没有土地公的恩泽，自己此生还不知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

在对话之间，一家人已经来到土地庙前，林万寿点燃了九支香，自己、老伴和女儿各三支。然后，一家人并排地给土地公鞠了三个躬。他半眯着眼睛，已经有些干瘪的嘴巴在喃喃自语。明眼人一看便明白，他是在为女儿许愿，祈求土地公保佑自己这个掌上明珠平平安安，幸福绵长。

在这个地方烧香，对于林若莹来说并不陌生。自从懂事之日起便随父母来



过无数次。后来到北京读书，到上海工作，回家的时间不多，但只要有机会，她总是请父亲一道同行。她崇拜父亲，尽管他识不了几个字，但他对生活的乐观，对事业的打拼，对世上一切事情的包容与豁达，常常令这个年轻而又时尚的女性因有这样的一个父亲而感到自豪。此时，她和父母将点燃的香插在香炉上之后，便从身上的钱包中取出一叠钱，虔诚地塞进了添油箱。

那一叠钱很厚。

看上去少说也有两三千块钱。也就是说，应该是林若莹足足一个月的工资。林若莹在从钱包取出，然后投入添油箱的瞬间，她的眼神充满着虔诚，充满敬仰。也就在这一刹那，她那本来很好看的脸上浮现一片红晕，那红晕又瞬间在脸上绽放开来……

“爸，我们往哪儿走？”仙岳山土地庙平时香火便很旺，加上今天是大年初三，上山的信众更多。林若莹看到自己身后已经烧完香，等候在香炉前的人已经排成长长的队伍，那袅袅香烟在仙岳山参天的大树和充满潮湿的空气中盘旋和缭绕着，让人泪水直流。她一边抹着被香烟熏出的泪水，一边征询父亲的意见。

“随你的意思。那么往东边走吧！”父亲几乎隔天便来，对这里一草一木，甚至每个台阶都了如指掌。他原本想随便走走，却突然想到东边的那山梁之上长着许多杜鹃花，眼下正是杜鹃花盛开的季节，女孩喜欢花，让女儿看看。因为，林若莹小时候每当看到那艳丽的花朵，总是乐得一颠一颠满山跑。每当老人想起那一情景，总会充满无限的幸福感。

女儿尽管已经成人，但在父母眼中她永远是一个孩子。

“好！爸，我记得每年这个时候总是杜鹃花开放的时候。您是想带我去看杜鹃花吧！”林若莹似乎理解了老父亲的心情。因为，少年的往事嵌印在脑海里总是那么深刻，总是那么难以忘怀。

“嗯！”林万寿应了一声，心里乐滋滋的。正当儿，一家三口的眼前有许多游客带着孩子正围着几丛杜鹃花欣赏着几个可爱的孩子一边观花，一边追逐着翩翩起舞的蝴蝶在嬉戏，山巅之上充满笑语欢声。

女儿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些孩子天真无邪的年龄。

女儿这个年龄按道理应该是带着孩子追逐鲜花和蝴蝶了。



看着眼前的一切，林万寿停了脚步。虽然他的嘴里呵呵呵地直乐，但这呵呵声中却难免带着某些遗憾与不足。

“若莹，你……”老人触景生情，他想问问女儿，自己的人生大事到底怎么样了，却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爸，你怎么啦？”敏感的女儿已感到父亲这欲言又止的背后是什么意思。

“哦。若莹，这孩子多可爱呀！”老人知道女儿是高级知识分子，说话讲头知尾，不能那么直白。

“嗯哪！好可爱！”林若莹应着，她蹲下身子，静静地注视着、欣赏着路旁边的几丛杜鹃花。她的思绪仿佛回到了充满童真童趣的童年。

“若莹……”看到女儿蹲在杜鹃花前如痴如梦，甚至周围嬉闹的孩子、欢笑父母声都没有惊动她，唯独那一丛丛、一簇簇烂漫的杜鹃花，让她那样的陶醉，那样的充满兴奋与幸福。女孩年轻的岁月已经过去了。春节前阿辉那热切的吻依然嵌印在这位成熟的女性心间。几天没有见到阿辉，林若莹是那么牵挂。如果阿辉在自己身边，如果能成双成对陪伴着年迈的父母在这里踏青，在这里欣赏娇艳的杜鹃花，那绝对是一件无可比拟的惬意啊……

知女莫如父，林万寿尽管不知道女儿此时此刻心里在想着什么，但却被她杜鹃的专注，对杜鹃的一往情深深深地感动。他一次又一次地催促女儿，“走，我们到前面走一走、看一看吧！”

“嗯！”林若莹的耳边恍惚有人在叫她。可是，她联想的翅膀还在高飞，她的心还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

在林若莹看来，尽快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为父母生一个可爱的孙子，让父母早日过上一个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日子，对自己来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更是作女儿的责任。可是，这老天爷总喜欢跟人开玩笑。在学校上本科，有无数的同学追逐自己，可是自己却有心而无意；在读研究生时，追逐自己的人明显少了。那是因为，在自己姣好的容貌、清华大学硕士的学历面前，他们畏缩了，慢慢离自己而去；再到了自己走上工作岗位，坐上上海那家知名国营企业总经理助理的位置，每天坐着小轿车，应对繁忙的工作，出入高档豪华酒店，那日子过得那么漫长，蓦然回头，才发现自己的身后已经冷冷清清……



这时，自己才恍然大悟，与自己年纪相仿的男生个个早已结婚生子；留下屈指可数的几个尽管也偶尔发发短信示好，但自己反复思忖，发现自己从心理上，还是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一种莫名的伤感涌上心头，自己成了时下社会上最敏感的人群之一——剩女。

爱情朝自己愿望的反方向，越走越远。因此，自己只好将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听到家乡经济特区建设，看到不少人往南飞，想到已经进入老年的父母身边需要儿女陪伴，自己便咬一咬牙辞去了那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厦门。

“想不到，想不到……”对着那眼前的杜鹃花，原本这个季节应该满枝繁花的时候，却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花朵在开放，还有五分之四仍在含苞待放当中。林若莹颇有感触。尽管只有五分之一的花在绽放，可是那花开得无比鲜艳；尽管在这充满生机、郁郁葱葱的万物丛中只有星星点点，却让人感到一种若狂的欣喜。因为，这是冬天，这是寒风萧瑟的季节，它的绽放给人以春天的希望，更给人一种春天的向往和愿景。

“什么想不到？若莹。”母亲是一个慈祥而又贤惠的老太太，平时言语不多，唯有父亲听了女儿的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感到不解，他在身旁催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又是一句没头没脑的回答。

是啊！让林若莹想不到的是，自己回到家乡，便认识了那个阿辉。一个据说没有上过一天正规学校，又靠着自己的聪明睿智，靠自己力量打拼出来一块天地的台湾企业家，台湾商界一位神奇的人物。一见面便被他那神奇的人生深深地折服，甚至是五体投地地折服。

长着一副圆圆的脸；

理着一个永远不变的板寸头；

话语不多，却永远一副坚毅的眼神……

第一次见面，自己便胡思乱想起来。可是，那种胡思乱想只在脑海中一掠而过。因为，自己知道，这阿辉已是有了妻儿之人，而且是海峡对岸的人。虽然，自己家乡是他的原乡故土，但当时自己只想能在他投资的企业中谋一份工作，为这个同村乡亲投资兴业尽一份责任，做一份贡献。



在慢慢地工作接触、朝夕相处间，林若莹对阿辉的认识日益加深。尤其是面对严重而激烈的商业竞争，阿辉冷静应对不断追求的精神特质，让林若莹这种好感得到不断地升华。曾记得，有一次自己衣衫穿得单薄，领口开得也比较宽松，那天自己弯下腰向他报告近期的工作，无意中看见他的眼光在自己的胸口中扫了一眼，就在那一刹那彼此之间的心灵都有一种冲动，一种莫名的慌乱。就在那一眨眼的功夫，阿辉迅速地转移了自己的目光，而且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情绪；林若莹则三言两语挑重要内容汇报了一下。当她火速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对着镜子一照，才发现自己的心跳得那么厉害，脸上红得如同一颗红苹果。因此从那以后，林若莹在衣着上更加严谨，力求任何时候都不再出现走光的问题。

为了这件事林若莹不断地自责：阿辉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传承的是传统的风俗与习惯。“他是一个好男人，不用说也是一个好父亲。”林若莹不止一次地从内心深处做出这样的评价。越是有这样的想法，她越是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处处维护阿辉的形象，竭尽全力支持和协助他的工作。

这几年，林若莹的思想在变化，心也在变化。而且，对组建家庭，拥有一个像阿辉这样的丈夫的欲望日益强烈。只是一直没有缘分，此生一路走来第一次遇见像阿辉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而这个男人却早已被人拥有。自己只有眼睁睁地、默默地留在心里，只能在梦中追寻和仰慕。

去年，静娴总经理罹癌去世了。此时的林若莹心里涌出了难以言表的复杂感情。一方面，看到这对艰苦岁月中携手的夫妻半路撒手，给阿辉的心灵造成严重的创伤，对他的事业将是一种损失；另一方面，她在不断地祈求土地公的保佑，给自己以甘霖与恩泽，赐给自己一份迟到的爱情……

春节前不久的那天晚上，林若莹按这半年的习惯，到阿辉的住地为他安排早餐的事，在没有预警，没有招呼的情况下，阿辉默默地把自己抱在怀里，尽管那一拥抱之后，没有亲吻，没有感人肺腑的言辞。但自己却深深地感到，阿辉抓住自己胳膊的双手是那么有力，那么稳重，那么坚定，好像这一拥抱是经历了许久的思考。自己开始时浑身为之激烈一颤，这种颤抖不是一种性的使然，而是这么多年来朝夕相处之后一种情的凝聚。

林若莹没有拒绝，更没有推辞，而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份迟到的爱情。



“……”记得当时阿辉只是嘴巴哆哆嗦嗦地蠕动了一下，没有一句“我爱你”之类的话。可是若莹感到自己浑身上下像一阵电流通过的麻，电流刺激后的兴奋。因为，她理解此时阿辉才失去静娴半年多时间，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夫人尸骨未寒，他无法匆匆忙忙跳出世代传承的传统习惯与道德，赤裸裸地向自己表白爱情。

第二天清晨，当林若莹与阿辉并肩登仙岳山到土地庙进香时，阿辉在半路上忘情地再次拥抱自己，并告诉自己下一步安泰公司的发展目标时，着实让自己兴奋不已、幸福不已。

原来，两个人本想到那块山地上先勘察安泰公司下一步发展的用地。可是，台湾那边静娴总经理的弟弟荣生突然挂来了电话。

“阿辉，阿爸病得不轻，看来春节是他的一个坎，如果……”那是登仙岳山那天的晚上九点多钟，林若莹和阿辉正在商量选什么时间到那土地上看一看，以便春节回台湾时先跟几个股东沟通。突然电话铃响了，话筒里传出了急切而又伤感的声音。

“阿妈呢？……”阿辉脸上的表情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他既想到阿爸，那个风烛残年，却又饱经风霜的老人。同时，还想到阿妈。两个苦难的老人，走过了艰辛的大半生，正要享点清福的时候，大妈走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静娴又走了……；

仿佛这人生的不幸都要缠绕着他们似的。

“阿妈的情况也不妙……”荣生那话语中充满着伤感。

“那……”此时的阿辉有些为难，刚跟若莹表白自己的心声，原本商定这几天先看看下一步公司发展的用地，也可以和若莹好好相处几天。可是台湾的两个老人又出现了状况，着实让他举棋不定。

“回去吧！早点回去！”林若莹看到阿辉内心的矛盾，轻声地说着，用坚定的目光鼓励着他。尽管自己内心有千万个不舍，这迟来的爱情之花尚在花蕾之中，难免又要经历几天不眠的相思之苦，真是……

“那我明天立即订票返回吧。荣生，您辛苦了！”阿辉停了片刻终于下定了决心。



阿辉买上第二天早晨的飞机，转道香港飞回台湾了。

林若莹好像若有所失。

这种失，是以前阿辉出差没有过的惆怅和失落。她每天在办公室里六神无主来回踱步，每当难以抑制思念之情时，常常拿起电话想跟他说说话，可是又常常拨了一半的号码又矛盾地放下话筒。他知道，做男人难，公司的事、家庭的事，每件事系着两岸，每件事都那么纠结，每件事却又那么伤身劳神。自己应该努力减轻他的负担与压力，默默地在身后理解他、支持他、帮助他。

林若莹在这种日子里过了几天。

到除夕晚上，林若莹眼巴巴地盼望阿辉能来一通电话，告知那边的情况，报一声平安，可是没有。

从晚上十点等到十二点都没有。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文艺晚会到了尾声，那电话还是没有任何的动静，林若莹开始着急了。

她感到海峡那边一定出了什么状况；

她的心早已越过海峡，飞到阿辉的身边；

文艺晚会的结尾是大结局、大团圆，历来是比较热闹的，可是她已经没有一点心思，只觉得那画面在不时地更新和晃动而已。

已是凌晨一点多，这新年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林若莹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情感，她下了决心，快步走进电话机旁，正要拿起话筒，不知是心有灵犀，还是纯属一种偶然，那电话铃骤然剧烈地响了起来。

“叮铃铃，叮铃铃……”这电话铃声响得很急，而且声音很大。林若莹的心立即被拎到嗓子眼上，兴奋而有些发抖地拿起话筒。

“若莹，我是阿辉！”几天没有听见，思念万分的声音终于出现了。

“阿辉，我是若莹，怎么啦……”若莹欣喜若狂，她正想问候阿辉，了解阿辉几天的近况，问一下为什么回去几天没有任何消息。

“阿爸和阿妈，他们……”阿辉不等若莹将话问下去，便语无伦次地告诉若莹，阿爸在十一点十五分走了，他没有跨过年关；阿妈看见相濡以沫的丈夫走了，悲伤至极，也在一个多小时之后的一点二十分走了……

“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林若莹的头脑嗡嗡地作响，她不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应该用什么言语安慰自己深爱的男人，而且隔着海峡，隔着樊篱无法走近他的身边去助他一臂之力，只是机械地喃喃自语。

“若莹，这里事情很多，我可能很难在初五以前回厦门了。若莹，你自己多保重……”阿辉在电话那头用伤感的话说着。

“……”若莹没有回答。那是因为这消息来得太突然，而且太令人悲伤。两个老人在先后一个多小时内相继去世，无论对于谁都是一个莫大的打击。她想找几句贴心的话安慰阿辉，可是自己整个身躯都被悲伤笼罩着，脑子一片空白，她感到此时自己的智商接近零，搜肠刮肚却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只是木然地拿着话筒，一直到对方的阿辉早已放下电话，那嘟嘟嘟断线声还在耳边环绕着。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林若莹还木讷地站在那里。

父母早已歇息。

她颓然地靠在沙发上，泪水顺着美丽的脸颊不停地往下流淌着。尽管自己与阿辉的情感生活刚刚开始，可是她却把海峡那边的喜怒哀乐与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妈妈，你看那阿姨哭了！”林若莹蹲在路旁的那簇杜鹃花旁，回忆往事，伤心的泪水不停地流淌着，却没有感到身边的孩子发现自己流泪，他在告诉自己的妈妈。

“别乱说，阿姨是眼睛飞进了虫子，阿姨哪里会哭！”年轻的妈妈长得非常漂亮，童言无忌，她弯下腰向缓过神来的林若莹友善地点了点头，抱着孩子想离开。

“嗯，宝宝真可爱，妈妈说得对，阿姨眼睛飞进了虫子。”林若莹自我解嘲地借机用手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用非常迷人的笑鼓励了聪明的孩子。

孩子和妈妈在一声拜拜中告别了。

“若莹，你怎么啦。”父母感到这几天女儿的感情似乎变化很大，刚才孩子的话让老人受到了启发，慈父用关切的声音问了自己的女儿。

“没事，爸！”若莹淡淡地应了一声。



“没事就好！”林万寿可以断定，女儿没有给自己讲实话。但到底是什么原因？女儿这么大了，自然不会告诉自己。于是调转一个话题：“若莹，你年岁不小了，该成个家了。不为自己，也考虑一下阿爸、阿妈好吗？”这句话似乎是林万寿在乞求着女儿。

“爸，女儿已经名花有主了。”父亲的话让女儿受到不重又不轻的震动，若莹想将自己与阿辉的事说出来，但一转念却又换了一种说法。

“别骗我，我老了！”老人有些不安与伤感。

“真的！爸，我没骗你！”

“哪家的后生？”听到女儿回答得那么认真，老人立马兴奋起来，想追根问底。

“这……”若莹理解父亲的心，可是如果这么早就将八字刚有一撇的事告诉父亲，又觉得不合适，她的心里矛盾极了。

“又怎么啦？还要骗父亲吗？”林万寿似乎有些生气。

“不！爸！阿辉已经向我求婚了……”若莹被父亲一逼，忍不住说了出来。但声音很小很小，她的脸迅速通红起来，而且像一个小姑娘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什么？什么？阿……”

“嗯……”若莹点了点头，没有再回答。因为，此时若莹的心里非常复杂。似乎就像这迟开的杜鹃花一样，羞羞答答。尽管招人喜爱，可是毕竟延误了这么长时间，让人久久地期待着。



第二章

命悬一线悬两岸

阿辉是过了小年才从厦门乘机经香港返回台湾的。

记得那天，细雨霏霏，从厦门起飞就因为浓浓的大雾延误了一个多小时；到了香港这天气并没有改变，而飞机在高雄小港机场降落前却大受波折。

已经是傍晚时分，那巨大的浓雾把土地的参照物淹没在雾的海洋当中，能见度不足五百米，航班在高雄上空一次又一次地盘旋之后，终于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终于到了！”阿辉从内心深处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此时他的心情如同这夜幕和浓雾笼罩的机场一样，有一种说不出的困惑和难受。以前春节前回台湾总是与静娴携手并肩，耳边总有她那没完没了的唠叨，总有她那对自己工作无休无止的指责。现在，静娴已经走了半年多，唠叨没了，耳根清净了，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可是自己却是那么的不习惯，似乎这听惯了唠叨、听惯了指责，突然没了唠叨和指责好像生活缺少了一种润滑剂，好像煮菜忘了放味精，变得那样索然无味。

“静娴呀，你走了半年现在到那个世界干些什么？还在干我们的小家电么？”阿辉自信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动情的人。可是每当想起携手十多年却撒手西



去的妻子，却有着满腹的心酸，有着无限的伤感与思念。

这半年多时间，可是前十多年风调雨顺之后的又一个低谷，是自己有生以来经历的又一个低谷。

先是阿爸思念一生、刚刚联系上的大妈驾鹤西去；

紧接着是与自己同枕共眠的妻子静娴的离去。

现在又听说年迈的岳父母命悬一线……

这人生总是这样，风风雨雨，起起伏伏。要去打拼要有一番事业，总会有那么多愁不完、烦不了的揪心事。想起岳父母，阿辉总会从脑海里浮现老人家那坚毅而充满乐观的眼神。按理像这样一位老人，一生历经坎坷，经历了让人潸然泪下的辛酸，可是，他却活得那样顽强，那么自信。就好像那石砌路石缝中生长的一棵铁丝草，长得干干瘦瘦，细细长长，历经春夏秋冬，也历经严寒酷暑，被无数的路人踩踏着。但却总是顽强地昂起头、挺着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

大妈走了。几乎让负疚大半生的阿爸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幸好阿妈和大家的精心照顾，他缓过劲来了，走出了那精神的低谷。

静娴走了。尽管她不是阿爸亲生，可是却胜似亲生。尤其是静娴与阿妈的性格迥异，经常斗嘴的时候，每每都由阿爸和稀泥协调的。他视静娴如己出，甚至超过己出。静娴的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几乎完全摧毁了阿爸和阿妈的精神世界，几乎让两个老人崩溃。因此，当时静娴的离去，阿辉悲痛欲绝之余，无时无刻不为岳父母两个老人担忧。

现在，这个担忧成了现实。

当荣生那天晚上挂电话来告知岳父病重的消息时，阿辉浑身发软。因为阿爸一旦倒下，阿妈在世上逗留的时间绝不会长久，那是因为他们是一根藤蔓上结着的两颗苦瓜，他们虽半路结伴，却相互搀扶，相依为命。不论谁，只要失去一方，另一方的斗志将彻底被摧毁……

阿辉不再思考下去，他的脑子很乱，心情十分沉重。他巴不得希望赶快乘上汽车，无间隙地往回赶，赶快回到老人的身边安慰老人一番，尽一份儿女应尽的职责。